

黃金榮和杜月笙

萬墨林

出道你早運道我好

章君毅先生近著：「衆家老闊黃金榮」第一冊出版了，這不但是海內外萬千讀者熱烈要求的實現。而且，就近代史料、珍聞秘辛，頻年以來的大量推出而言，更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民國前後，中國第一大都市——上海，成爲全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一切社會活動的中心。而始終居於幕後，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滬上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與張嘯林三位先生。三者之間，無可否認的，實以黃金榮先生出道最早，當家最久，地位最高，影響力也最大。這就是黃氏被尊爲「衆家老闊」原因之所在。自陳定山著「春申舊聞」，暨拙著：「滬上往事」相繼問世以來，有關黃浦灘上活動紀錄的專書、專文，迭見於各地報章雜誌，坊間書肆，頗有方興未艾，越來越盛之勢。然而筆者以爲，章著「衆家老闊黃金榮」一書，應爲洋洋大觀，總其成者的權威報導。其理由，讀者看過本文列舉的一些真實小故事以後，相信必能獲知斯言之方不虛。

現社會中流傳已久的一句諺語：「出道你早，運道我好」。就是針對黃金榮、杜月笙兩先生之間，自初期以至中期、末期的關係演變而言的。概括來說，黃杜之間早期是「大亨與學徒」、

「探長與跑腿」、「老闊與夥計」、「老大哥和小兄弟」。中期變成了「董事長與總經理」、「老闊與智囊」、「第一號與第二號」，末期則漸漸的相提並論，並駕齊驅，然後一變而爲老闊歸隱，夥計當家。由於黃杜二氏都有極廣泛的人事關係，天南地北，中國外國的朋友，以及成千上萬的徒子徒孫。但是這麼許多相關人士之中，能够瞭然黃杜二先生早期歷史的，似乎並不爲多。章君毅先生撰寫黃金榮先生的傳記，資料來源較，絕大部份是由訪問相關人士，然後加以對證比較，綜合編整而成。寫黃傳有黃傳的資料來源，寫杜先生有杜先生的題材源自，祇是涉及黃杜二先生之間的往事，尤其是早期的歷史，那就因爲資料來源不一，似乎很難落筆了。然而，這一段事迹，可能正是中外讀者所最需要閱讀並了解的。故所以，筆者以對黃、杜二先生追隨最久，瞭解最深者的立場，必須寫這篇文章，來提一提當年內幕中的內幕，祕辛中的祕辛，也就成爲理所當然，義不容辭之事了。這就是筆者爲什麼要在章著之後有所詞費的緣故。

黃金榮先生的身世相當奇特，他可以說是民國以後唯一的捕快世家。黃金榮的祖父、父親全是捕快出身，傳到他已經是第三代了。捕快這個行業，自古以來都是帶點祕傳奇性質的。試看

古往今來的小說說部，就絕少描寫過捕快這種人物，偶或有之，也無非俠客、忠僕，相幫好官或明主冒險犯難，暗訪查案，如施公左右的黃天霸，包公身畔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這些人完完全全的是客串性質，跟歷朝歷代，州府郡縣，無時不有，無地不在的專業化捕快，截然無關。

事實上，自古及今，當一名捕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各朝各代的統治階級裏面，捕快是和大千世界，芸芸衆生，接觸最多，關切最密的人物。他是一應罪犯的剋星，更是平民百姓的保障。捕快很有點像現代的警察，但是比現代警察責任更重，權力更大。也許，誇張一點的說法，當一名捕快要比三考出身的大官更難。從前的人即令中到狀元，充其量也不過讀破幾百卷書，寫上百十篇文章。担任一名捕快呢，反倒需要極靈活的頭腦，够敏銳的觀察力，相當廣泛的交遊，以及足以擒伏盜賊的武功。三教九流，無所不曉，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不然的話，難以勝任還是小事。一個疏忽閃失，說不定連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會白白的送掉的。

搬西瓜的童工苦力

從前，民分四等，士農工商，四者之間其實

並沒有什麼交通。唯有捕快，跟士農工商四種人都有密切的關係。社會秩序全靠法律維持，捕快正是法律的實際執行人。當一名捕快，從幫手爬到捕快再陞到頭兒，一場痞子只有三等級，所以很少很少會有捕快做了官的。因此之故，士大夫階層的人物多多少少的對捕快有點輕視，因為他們一旦做了官，捕快就要供他們奔走効命了。所以社會各階層只有做官的可以凌駕捕快之上，其餘的就不得不對他們表示三分尊敬。尊敬的結果則多半是敬而遠之，這種心理使得捕快在三百六



民國三十九年杜月笙避難香港時攝，後立者自右至左為馬連良，本文作者萬墨林、錢培榮、徐懋棠、趙班斧、杜維善。

十行中顯得最為寂寞；——絕少有人寫過他們的事跡，不是不想寫，而是寫不出。捕快的行業五花八門，包羅萬象，明知道寫得出來都是絕佳的故事，對於讀者必有強烈的吸引力。巨耐備有無從着筆之苦，也是沒可奈何的事啊。

筆者所以特地強調捕快這一個行業的重要性，與其所以並未受人重視的原因。用意有二，其一是章君毅先生這一部：「衆家老闖黃金榮」，確實難能可貴，值得一讀再讀。其二，也在表明前清時代出生的平民，對於黃金榮先生這般字號響叮噹的世家捕快，是多麼的肅然起敬，望而生畏。

在此必須加以強調的是租界裏的捕快；所謂巡捕或包打聽。他們聲勢的顯赫，權力之龐大，更是到了驚人的地步。縱然捕快一行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但却直到清末民初，他們這一行方始出人頭地，惹人注目，由開始發皇而登峯造極。等到國民政府收回租界，方始盛極而衰，化絢爛為平淡，歸於幻滅。必須瞭解這一點，萬千讀者方可恍然大悟，上海三大亨的崇高地位，驚人權勢，全都是時代潮流所造成的，而且不論杜月笙也好，張嘯林也罷，他們的成功都基於衆家老闖黃金榮的一力提拔。另言之，便是黃金榮風雲際會，杜、張二位借步登高。像他們這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人物，從前不會有，現在不可能產生，將來決不會出現，正是因為捕快風雲際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此所以，三大亨的事跡為什麼如此這般

引人注目，浸假成爲中國社會史上極重要的一頁了。

筆者和杜月笙先生是親上加親，兩重親戚。家母是杜月笙先生的嫡親姑母，我應該喊杜先生表哥。不過，內人又是杜先生的姪女，冲着內人的份上，我就該喊杜先生叔岳父。兩重親使我變成了兩輩人，這已經是够尷尬的了。再加上我到杜公館，和杜先生進黃公館差不多。套句杜先生的說法，都是河濱裏的泥鰍變鯉魚，再跳龍門過來的。說得好聽點是自家親戚來幫幫忙，說得不好聽呢？那就可以說是小夥計，跑腿的或是聽聽使喚的。任何一個人的奮鬥人生起點，都身不由己無法自主。出身貧寒不是他們的罪過，要看的是他有沒有走錯路，能不能夠到達預定目的地。何況，由人類所組成的社會當然溫暖，自古以來就有這麼兩句俗話，給出身里開，家本寒素者聊以解嘲，使我們覺得莫大的安慰。那就是至理名言所謂：「百尺高樓從地起，好漢不論出身低」。較文雅一點的呢，也有：「將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因此，將近幾十年來，儘管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後譏諷嘲笑杜先生和我的出身，甚至於隱去我們之名而寫出影射譏評的文章，杜先生和我僅祇付之一笑而已。

民國前一年辛亥（一九一二）我十歲，被先母送到上海十六舖一家銅匠店裏學生意。學的是開鎖，配鑰匙之類的小手工，認真說來我連銅匠學徒都不够格，這便是我的出身。杜月笙先生呢，他自幼父母雙亡，孑然一身，因爲自己不學好，誤入歧途，迷戀賭博，而被親娘舅逐出了外婆

家，也流落到十六舖一家水果店裏做小工，說不上學徒，只能說是童年的苦力。他最早從事的工作是幫忙搬運西瓜。一艘艘堆滿西瓜的木船從鄉下開來，挨次序停泊在十六舖的小碼頭邊，西瓜從不包裝，僅由一羣苦力組成一個接力隊，一隻隻西瓜從船上拋下來。張三接住，再拋給李四，以次類推，一直拋到水果店裏，如同一座小山似的堆好為止。

上海大亨流落街頭

杜先生後來發達時，曾經和我不止一次，帶着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含淚的微笑」，躺在豪華寬敞客廳的湘妃榻上，嫵媚談着當年的辛酸與淒涼。我當銅匠舖學徒的頭半年，銅匠舖老闆，我的師父，根本就沒讓我碰一碰開鎖，配鑰匙的工具。我每每抱着我那最愛撒尿的小師弟，站得遠遠的，艷羨的望着埋頭工作的師父和師兄們，當時我絕沒有夢想到我將來要當什麼上海農會會長，上海乃至全國糧食——雜糧公會理事長，乃至於上海市參議員，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我唯一的嚮望，是早一點到他們那邊去從事那種簡單的工，甚至於連這個最小的嚮望，也並非全由我的上進心所使然。當年才滿九歲的我，祇是太怕做那些家務事了：——從每天一早去倒那腥臭撲鼻的師父的夜壺，以至生火、洗衣、打掃、揩抹，買東西直到抱着哄着師弟睡覺。我的師娘常常罵我身上又騷又臭，但我却不敢說明：小師弟的尿實在來得太勤、太急，使我來不及洗我身上被尿濕的衣服。

杜月笙先生呢？他剛到十六舖的時候，連個住處都沒有。三冬臘月，大雪翻飛。席天幕地之際，居然沒有凍殭凍斃，那真是他的祖上陰功積德，他自己也有那麼大的福氣。那時節的十六舖，業已成爲華洋碼頭的集中地，人煙稠密的商業區。長江碼頭，最稱複雜。梁山的好漢，江湖的高手，鷄鳴狗盜之徒，穿窬剪綹者流，打手，騙子，綁匪，郎中，源源的自長江各碼頭，南北兩地界開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十六舖各地面打出了江山，分好了地段。從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沒本錢的買賣。杜月笙無事閑蕩，冷眼旁觀，見他們呼朋牽侶，吃喝玩樂，坐茶館上酒樓。自己則飢腸轆轆，凍得發抖，真不知是何等的羨慕，何等的佩服。把那幫在剃刀邊緣，胡天胡帝的黑道人物，當作了天上的神仙，人間的福星。內心裏面只是在想，倘若有一天，自己也能置身於他們的行列，那該是多麼理想多麼幸福，人生又有何求呢？

然而，終於有那麼一天，當他遠遠的眺望，三五成羣的剪綹客，正在擁擠的人潮中，上下其手大事活動。頭一個竄起肩膀把一名鄉巴佬，使勁的一推，推到了第二個的身上，第二個佯裝盛怒，抓起鄉巴佬，揮拳欲揍。於是第三個出面打圓場，代鄉巴佬求情。假戲真做，煞有介事。當鄉巴佬給解了圍，千恩萬謝的告辭離去。人一走遠，三名剪綹客立刻旁若無人揚聲大笑，鄉巴佬板腰帶裏的洋錢角子和銅板，全都到他們手裏去了。

杜月笙看得清楚明白，不禁大爲驚奇。天底

下，賺錢的事難於上青天，然而，要是容易起來，偏就有這麼容易法。他正在一旁讚嘆歡喜，驀的，第四名剪綹客排開人叢，擠了進來。他滿頭是汗，氣急敗壞，一見到他的同行便低聲的說：「巡捕來了！」

就這麼輕輕的四個字，居然把四個方慶得手，歡天喜地的剪綹客嚇得魂飛魄散，臉色大變。四個人慌慌張張，分向四個方向，拔腿便逃。這時候，又有一名瘦瘦小小，穿身短打的青年人。貌不出衆，衣着平常，可是他所到之處，人人讓路，個個向他點頭道辛苦。那青年却板緊着臉，置之不理。但見他一個箭步竄上前去，掙住一名跑得慢些的剪綹客の後領，那剪綹客身胚結棍，長得又粗又壯。杜月笙正爲那大胆挑畔的青年，捏一把冷汗。怪事，就在這一刻兒發生。

分明一拳可以打倒對方的壯漢，一個轉身，見是那名弱不經風的青年，居然混身簌簌的抖，眼中落下幾滴急淚，然後便當衆人，屈膝下跪。伸出雙手，抱住那名青年的腿，却用一個飛快的動作，將一大把錢，塞進青年的衣袋，緊接着便磕頭如搗蒜，苦苦哀求的說：

「大老爺，好老爺，小人是剛到十六舖來的，請老爺高抬貴手……」

杜月笙先生明明看見，壯漢偷來的錢，已經塞進青年袋裏去了。可是，那青年仍然緊板着臉，一把拎起壯漢的衣領，輕輕的把他拎了起來，叱喝他說：「走，跟我上望江樓去！」

小小善舉決定一生

壯漢一聽望江樓三個字，竟然如喪考妣，嚎啕大哭起來了。他死命的求，却是青年執意不依，糾纏了半晌，最後，壯漢還是乖乖的被青年捉起後領，走出人羣，聲聲哀哭而去。

這一幕，把杜月笙先生看得呆了。四週正響起嗡嗡的議論之聲，他忍不住的，向身旁一位老人家探問：

「爺叔，那位老爺就是巡捕呀？」

老翁聳聳肩膀，不屑的一笑，答道：

「哈個巡捕，伊不過是巡捕的小夥計！」

杜月笙當時簡直不能置信，一個巡捕的小夥計，也能有這麼大的威風，有這麼容易到手的財路。抓手有如天上的神仙，巡捕小夥計竟是神仙的班首、魔頭。那麼，巡捕，甚至於巡捕頭腦，鼎鼎大名如黃金榮者，又該是何等的了不起呢？當年，杜月笙先生的想法和看法，可以說是和我一般無二的。

自從杜月笙先生親眼目親這一次街心小風波後，在他的腦海之中，即已牢牢鐫刻上「望江樓」三個字，他不知道那一座黑道人物聞之喪胆的著名茶館，正是他當馬路壓路機，往返躡躡街頭時，幾乎每天都曾經過一兩次的地方。總以為那將是在深山僻谷，天涯海角，一座十殿閻羅並肩坐，牛頭馬面兩邊排的陰風淒淒，鬼哭神嚎的地獄。直到有一天，他又施施然的走過人進人出的望江樓。光天化日之下，摩肩接踵之際，杜先生陡然聽到從他頭頂心上，發出一聲淒厲尖亢的慘呼：「啊——啞——？」

陡然之間，嚇得十四歲的杜月笙先生停止脚

步，連血液似乎都為之凝結了，他倉皇四顧，街頭別人彷彿根本沒有聽見似的，聲色不動，照舊朝前走着。杜先生勉強定心神，拉住一名要飯的乞丐問：

「這是什麼人在叫呀！」

老年乞丐一臉苦笑的道：

「窮人，跟你我一樣的窮。」

杜先生怔住了，想想又問：

「那他在在……？」

「吃生活！」老年乞丐一聲長嘆的回答。上海話，吃生活便是被修理，挨揍。

杜先生更弄不懂了，他緊接着再問：

「是啥人在給他吃生活呀？」

老乞丐這一次答話時，面露緊張恐怖之色，聲音也壓到最低度：

「巡捕，這是望江樓上的巡捕在問案。」

杜先生這才如夢方醒，原來望江樓不是什麼地獄，而是一座看來稀鬆平常，毫不惹眼的茶館。至於巡捕為什麼要在茶館裏面，衆目睽睽之下用刑問案呢？這還要等到好幾年以後，他自己也登臨望江樓了，方始明白。原來，當十六舖成爲了罪犯的薈聚所，租界巡捕，前來華界辦案，未免有點不方便，他們唯有派些小夥計，捉到人犯就便在望江樓茶館設下公堂，用刑審問，獲得罪證，然後再押回租界巡捕房的。

回想當年，杜先生和我的「社會教育」大致相彷彿，十來歲的他和我，都是經由親身經歷實地觀察，才牢牢記住社會大學給我們上的課：上海有巡捕，巡捕隨時都會出現，還有，巡捕太可

怕了，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做壞事，絕對不能做錯事。

這一課對於我們，委實是太重要了。否則，住在那種罪犯麇集地，罪惡的淵藪所，也許我們一起步，就會墮入永遠不能自拔的焚身火坑。

離開高橋家鄉以前，杜先生的外祖母塞給他的一點點錢，省吃儉用的花光了。他決心找個事情做，又一天，他走過一家水果店門口，發現一堆水果皮，旁邊還有一把倚在牆上的破掃帚。一念之間，他想起他曾看到一位老太太，踩到了一塊桔子皮，仰天蹶了一大跤，還受了傷，居然沒有人上前相幫。他覺得那些水果皮堆在街上會闖禍，便本能的拿起掃帚來，耐心的把水果皮掃到路旁一堆垃圾裏去。完成了這一件小小的義舉，杜先生放下掃帚，拍拍雙手，正當他要繼續向前走，忽然，聽見了身後的一聲喊：

「喂！小朋友！」

社會大學生活教育

杜先生還以為自己闖了禍，驚了一驚，怯怯的同身望時，但見一個年紀比自己略大些的小孩子。圓圓臉，笑謎謎的倚在水菓店門口，兩隻眼睛盯住杜先生望，好奇的在問他說：

「你天天在街上蕩來蕩去，做什麼？」

杜先生差一點被他問住了。他輕輕咬着下嘴唇皮，訥訥的答道：

「我……我沒有事情做。」

「你……你……我沒有事情做。」

「你……你……我沒有事情做。」

「你家呢？」

「在浦東。」

「那你爲什麼不回去？」

「我——」

「我勸你還是回去的好，」對方好意的在建議着：「一個小孩子天天在馬路上蕩，巡捕看到會捉的啊！」

末一句話，把杜先生吓壞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跟高高在上的巡捕也會拉上牽扯。驟然一陣心虛發慌，杜先生不由自己脫口而出的問：

「那……那怎麼辦呢？」

問與答，又接下去了——

「趕快回家呀。」

「可是，我家只有我一個……」

「哦，」聲音裏，有着同情的成份，對方再

下個斷語：「那——你根本就沒有家了。」

「嗯。」

「你有錢沒有？」

「昨天——昨天就用完了。」

杜先生答話時深埋着頭，聲音又很低沉。那時節，杜先生生活太不正常，又是心事重重。因此他很瘦弱，對方一望即知，他至少餓了一天了，於是，他轉身入店，拿出一小筐水菓。直接遞到杜先生的手上。

「不不不，」杜先生緊張的雙手直搖，身子往後一縮。並非他不願接受旁人的贈與，而是：上海有巡捕，人家的東西不能拿，他堅決的，本能的加以拒絕：「我不能拿人家的東西！」

「拿去吧，」那一小筐還在向杜先生塞過來：「這裏面都是爛了的，師父檢出來，原該拿去

丟掉……」

又推讓了一陣，杜先生終於脹紅了臉，情不可却的收下了那一小筐爛水果，喃喃的道了一聲謝，抱着水果快步的走了。

蜚聲中外的上海華格果路杜公館，大廳裏，富商巨賈，當代名流，正在高聲談笑，進行一擲巨萬的豪賭。杜先生和我一榻橫陳，隔着一燈如豆，黯淡閃爍的燈光，映射他紅潤的眼簾，以及眉睫處的星閃淚珠。杜先生滔滔不絕的，在傾吐他一生之中的第一次機運，如何在山窮水盡之時，獲得了一筐爛水果。有以說明他在社會大學所上的第二課：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更進一步的說，則是「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掃掉一堆果皮，得到一小筐爛水果，渺不足道的小事一樁，但却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

話說，杜先生抱着那一小筐爛水果，心跳突突，相當緊張，他挑了一處最最僻靜的地方。把爛梨和爛蘋果從筐子裏取出來，一行行的擺在地上。準備先數個數，然後再挑些還可以吃的，聊以果腹。也許，是他在無意之間，擺得蠻像個爛水果攤吧。他一抬眼，瞥見有一隻大手，拿走了

一隻爛蘋果。那位先生以爲杜月笙是擺地攤賣爛水果的了，他在問：

「幾錢？」

福至心靈，胆子一壯，杜月笙不敢抬頭的在試探着答話，他低低的說：

「兩個錢。」

杜月笙先生所獲得的答覆，是接連的撲撲兩聲，有兩枚制錢，丟在地上。杜月笙先生的第一

位顧客，拿着那隻爛蘋果走了。留下杜先生，欣喜若狂，將兩枚制錢緊緊的握在手裏。

泥鰍鯉魚與跳龍門

順利無阻，賣光了一小筐爛梨爛蘋果，使杜月笙僅賴大餅饅頭充餓，維持了整整五天沒有挨餓。然而，從第六天起，他又是分文無有，又是饑腸轆轆。

餓得最難忍的時候，杜月笙先生獨自一人，坐在十六鋪黃浦江畔的一個冷僻角落。黃昏薄暮，夕陽斜射，映得遍地金黃，在愁慘之中憑添幾分淒涼，飢火中燒的杜月笙先生雙手支頤，一動也不動的坐在江濱沉思默想。江水嗚咽的在他脚下流過，江水漣漣，但却在夜幕籠罩之下，似乎不起一絲水波。那是杜月笙一生之中最危險的一刻，因爲他正在想着，假使他就這麼悄悄的滑下水去，是否一切的痛苦俱將獲得解脫？

幾度猶豫，幾度徬徨。杜先生追憶的說，就在他下定決定的那一刻，他如聆輪音，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他背後喊着：

「嗨！」

還是那個水果店的小學徒。

他往他的身旁一坐，語氣之中略帶幾分埋怨，水果店的學徒在說：

「這幾天你到那裏去了？怎麼我尋來尋去都尋你不着？」

「我——」杜月笙先生僅僅只能逼出一個字。這一個字以下的，都由於生死關頭所激起的由衷感激之情，剎那間在他胸頭泛湧熱辣辣的浪

潮，使他無法說出內心裏的話了。

「你又在餓肚皮，是不是？」

問話像似一支利箭，貫穿了杜月笙先生的內心。無家可歸，飢寒交迫的流浪兒，有一分關懷便是無限的親情。杜月笙先生一時之間不料獲此，難於消受。他雙手捂面，嚶嚶的啜泣起來。

好漢有淚不輕流，祇因未到動心處。友誼的暖流在兩者之間互相傳遞。杜月笙先生聽對方斷續續的說：「那一天我就跟我們老闆講好了，讓你們到我們店裏去學生意……」

十五歲的杜月笙先生終於在上海十六鋪獲得了一個立足點，經由熱心腸王國生的推介，到鴻元盛水果店去做短工。短工比學徒的地位更次一級，老闆不管衣食住，只是在需要人工的時候，將他優先採用。

在這種情形之下，杜月笙先生必須出賣勞力，換取他的一日三餐。鴻元盛老闆讓他參加搬運西瓜的行列。搬運一整天的西瓜，累得精疲力竭，所得的代價只是二三十個制錢。當年，二三十個制錢僅夠在街邊小吃攤吃兩碗蛋炒飯。男孩子十五六歲，正在發身的年齡，食量特別的大。何況他做的是苦力工作，兩碗蛋炒飯吃不飽，索性不要蛋了，還是頂不住，那就只有將就將就。最難受的是吃得喉乾舌燥沒有水喝，止得巴望轉運西瓜行列中有誰一不小心失了手，西瓜沒有接牢，掉在地上碎成幾片。——總是熱渴難當的杜月笙先生，覷準目標一馬當先，搶在營營的蒼蠅前面，撈起一片西瓜在老闆喝罵聲中大嚼。杜先生曾經說過，在他記憶之中，從沒有比當年跌破西

瓜更美味食物。

杜月笙先生和我，都是自小吃足這種苦頭來的。當那些和我們同年齡的小朋友，依偎在父母親人的跟前，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安享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我們却不得不有如驚弓之鳥一般，瑟瑟縮縮，藏藏躲躲，在四週都是牛鬼蛇神，猙獰面目的環境裏面過飽，求生存。身上的冷，肚中的餓，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的捱過。白眼，歧視，辱罵，毆打，反倒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我們所過的日子是現代的中年人、青少年和小朋友們所無從想像的。從杜月笙先生：「河濱裏的泥鰍，鱖魚，跳龍門」一語，略可體味得出那其間的辛酸與艱難。

熱心助人捲了鋪蓋

但是等到我們長大成以後，我們方才體會得出。當年所有的辛酸熱淚，痛苦折磨，其實正是社會大學施予我們嚴格的教育，澈底的磨練。筆者今年七十有四了，也許可以大胆狂妄的說一句，什麼叫做：「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多一半，許是由於吃過苦中苦的人，能够瞭解別人的艱難困苦，基於一種補償心理，常常懂得替別人着想，幫別人解決。吃足苦頭的人應該不會自私，他們懂得怎樣分享別人的快樂。吃足苦頭的人又付過無比慘鉅的代價，由而獲得了幾有切膚之痛的經驗，使他們更富於同情心，人情味，不期然而然的做出捨己為人，施恩不圖報的事情來。同時，他們自己也很容易滿足，不太重視錢財之類的身外物。再多吃一點苦頭的話，也比一般

的人比較不在乎。

舉一個例，少年時代的杜月笙先生，最奢侈的一餐只不過是沒有湯水佐餐的蛋炒飯。及至往後他苦盡甘來，事業發達，擁資巨萬，榮任幾十家銀行、公司、工廠的董事長，成為國際聞名的上海大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次應酬，山珍海味，水陸紛陳，有時候一頓飯要轉好幾處地方，吃好幾桌酒席。回到家裏，又有手藝高超的大師傅隨時待命，和外邊一般豐盛精美的酒饌，叱嗟可辦。然而，當他覺得自己還沒有吃飽的時候，他所要的，仍舊是那個簡簡單單的蛋炒飯。

又拿區區在下如我來說吧，少年時期吃足了苦頭，青年以後享盡了大福。在杜公館，乃至我自己所開設的米店裏，我見過幾於堆滿房間的鈔票，價值連城的古董字畫，奇珍異寶。在交際應酬場合，我看慣了一擲巨萬，面不改色的豪賭，甚至於，在北洋軍閥宰制全國時代，我還曾在規模之大，允稱東方第一的鴉片大公司裏任過事。上海堂子裏的漂亮姑娘，我更是經常身為她們的香閨座上客？……我在天底下最混濁的大染缸裏，渡過了大半輩子，四五十年的光陰。然而，時至今日為止，但凡認識我的人都曉得，我萬墨林從來不嫖、不賭、不喝酒、不抽煙。儘管我一生經手的銀錢有無數億萬，可是，我現在還是天天在擠公共汽車。

杜月笙先生急公好義，慷慨大方，曾經使他博得過天下花錢第一大手筆的雅號，平民百姓缺衣少食，他無時無刻不在慷慨解囊。連著名的銀行

發生擠兌，行將倒閉這種事情，他都胆敢挺起肩

膀去代人抗。凡此種種仁風義舉，俠義心腸，

都是從他少年落魄，在黃浦灘當流浪兒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的。從衣食無着的流浪兒，到鴻元盛

水果店的小學徒，其中還有一段相當艱辛的歷程

。但是從那個時候起，杜月笙先生就已經開始把

人家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更着急。充苦力搬西

瓜時他的收入還不够自己混飽肚皮，當上了學徒

算是吃和住兩者有了着落，說收入就只有在店裏

生意好，老闆心裏高興時，才會一個月賞個塊兒

八毛的剃頭洗澡錢。杜先生從小就在過衣食難週

的苦日子，他對那極其難得的錢收入，當然是

十分重視的。但是，他愛結交朋友，而且無論

那一位朋友發生了任何困難，他都熱心幫忙，幫

忙到底，任何人有求於他，他往往都是一口答應

一肩承擔，從來不肯考慮自己有沒有這份能力。

碰到銀錢上面的事情，自己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

不算，有時候一急起來，連店裏的公款他也不敢

拿來挪用。第一次，挨老闆的罵，第二次，挨老

板的打，第三次，叫他捲起舖蓋來走路。杜月笙

先生可是說走就走，他既不留戀，尤且絕口不發

一句怨言。

這是杜月笙第一次嘗到失業的滋味。

失業以後，又是衣食無着，到處流浪。比以

前稍微好些的，是杜月笙先生總算結交了幾個小

朋友。顯得不如以前那麼孤單寂寞。祇不過，

這些小朋友也是一日三餐，難以爲繼。「泥菩薩

過江，自身難保」，杜先生從不向他們開口，當

飢餓來臨，他就只有咬緊牙關，束緊褲帶。有一

頓無一頓的，算是又混過了一段歲月。

嫖賭兩道大病一場

第二次拉他一把，讓他再度結束流浪兒生涯

，重新有了個職業，又得一處噉飯之所的，居然

又是王國生。原來王國生在杜先生離開鴻元盛水

果店後，又過了兩年，「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他

算是出師了。學徒出師，可以在師父店裏繼續工

作，不過得從無給制改爲有給制，開始每月拿薪

水，名義從學徒升格爲夥計。——王國生不曾留

在鴻元盛，他走學徒出師後的另一條路，因爲他

能够湊得出一筆本錢，自己開設一家水果店，取

個字號叫潘源盛。店不大，本錢也不多，只是因

爲王國生勤勞節儉，做生意也還巴結，所以才能

站得住腳。

有那麼一天，王國生到黃浦江邊碼頭上接水

果船，在照來攘往的人羣之中，一眼瞥見一張熟

悉的面孔。三年半的分別，杜月笙先生長成一個

小大人了。却是他風采依舊，面貌如昔。就只是

常年流浪，衣食不週，形容顯得有點憔悴。所以

常時王國生呆了一呆，方始把他認了出來。

王國生顯然很熱情，他拋下自己的事情，跑

過去，將杜月笙先生一把拉住。

杜月笙先生愕然的回過頭來，當王國生親親

熱熱的在喊：「月笙」他反倒認不出王國生了。

往後杜先生提及這一幕時，還會自我調侃的說：

「跟他三年半不見面，兩個人都從小囚變成

大人了。祇不過，三年半的變化實在太大。我是

往長裏竄，他往橫裏發！」

杜月笙先生的意思是說：「王國生當了老板

，心寬體胖發了福。

結果還是由王國生若有憾焉的再度通名報姓

，他重重一拍杜月笙生先肩膀說：

「哎呀，月笙，你連我都不認得了。我是鴻

元盛的王國生麼。」

杜先生這才訥訥的向他道歉，一雙好友久別

重逢，立在街邊寒暄了幾句。王國生便把杜月笙

先生往一家飯館裏拉，他豪爽的說：

「來，月笙，我們去吃幾杯老酒，長遠弗見

，正要好好的談談。」

杜月笙先生往後感慨的說：那一年他十九歲

，就由於在大街上遇見了昔日好友王國生，使他

激起了前所未有的複雜矛盾心情。因爲當時他自

己衣衫襤褸，肚皮裏正在餓得咕咕的叫，上飯館

是當年做夢也不敢想像的豪華享受，爲什麼他不

趁此機會去大吃大喝一頓呢？——問題在於，他

杜月笙先生無法拒絕王國生懇摯邀請，到他所開設的潘元盛水果店裏去，選特別優待的就算他出了師的對夥計。起先，杜先生盡心盡力，幫王國生，使得潘源盛的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他自己的薪水也在一次次的增加，却是，黃浦灘上紙醉金迷，急管繁絃，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置身於那種處處都是誘惑，處處都是陷阱的花花世界裏，實在難於抗拒那些酒色財氣的誘惑。在黃浦灘上，億萬富翁有億萬富翁的消遣，小夥計也有小夥計的玩法，所謂各有所好，各得其所。杜先生身邊有了幾文閑錢，就有人用激將法拉他去賭，用花言巧語騙他去嫖。一回生，二回熟，陷於泥淖，幾乎無以自拔。杜月笙先生寄情蒲博，沉迷花叢，天長日久，渾渾噩噩。其結果是害了一場大病，幾次三番死去活來。最危險的時候，他的好朋友王國生和袁珊寶都已經準備給他辦後事了。他們在病榻之前，問他在上海還有什麼親人？杜先生才提起他聽說我也到上海來當了銅匠學徒。

進了黃老闊灶披間

那時候我剛到十六舖不久，根本就不曉得杜先生流落到那裏去了。一日中午，突然有素不相識的黃國生、袁珊寶兩位先生前來找我。一見面便告訴我杜月笙先生病重，最好能請我母親到上海來一趟。當時我在上海，人生地疏，加以方只十歲不到，胆子還小。碰到這樣一件大事，真是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我方在答應馬上回高橋去找我母親，我師父在旁邊聽到了，毫不容

情的啞了我一口道：

「呸！你連東南西北都摸不清，出了門就不曉得回來，還想去高橋呢！」

這還是我頭一回挨罵，吓得我差點哭了起來。王、袁二位也曉得，這一件大事不能指望我這才出家門的小孩子。王國生先生和袁珊寶先生交換了一下意見，然後摸摸我的頭，和藹可親的說：

「小兄弟，你放心。我們已經商量好了，袁先生那邊有朋友常常去高橋，可以託人帶一個口信，請你們老太太來一趟。」

我一連就了三天的心，第四天一早，先母抵步。從此她老人家留在上海，在杜先生的床邊打個地舖，天天求神問卜訪醫覓藥，下定決心要把杜先生的一條小命拖回來。一拖拖了一百天之久，最後把醫生請來都不肯開方子了，先母也不知道從那裏尋來一個偏方，請杜先生吃活蝌蚪，居然起死回生，杜先生奇跡般的漸次痊癒。杜先生誠不愧的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經過這一次打擊，他馬上就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牢牢靠靠的做生意，誠懇誠懇的交朋友，拜清幫通字輩前

人陳世昌先生為師，使他的交遊益發擴大了範圍。終於，獲得另一位通字輩前人，綽號「飯桶阿三」黃振億的介紹，結識了黃金榮黃老闊手下八個生之一的馬祥生，滿懷虔誠的跑到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同孚里黃公館，成了眾家老闊黃金榮手下的夥計之一。

拜督察，再陞一級就是洋人專利的督察長了。因此黃老闊算得上是法捕房數一數二的人物。所有法租界的華籍巡捕，莫不出自他的門下。他在同孚里擁有一式八幢弄堂房子，除了黃公館一家以外，住的全是黃老闊手下的重要幹部。同孚里的房子相當的大，每一家的前門和前廳，後門和廚房，一律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老闊和老闊的親戚朋友，走前門登前廳，夥計和夥計的親戚朋友走後門，進廚房，各有門徑，涇渭分明。這很有點像現在的機關，首長和一般部屬的辦公室是分開來的，只不過區分得格外嚴格。夥計非經傳喚或許可，不得進入前廳。此所以，杜月笙先生當年吉星高照，鴻運當頭，從十六舖水果店一步登天，一脚踏進了黃公館，也只是從廚房到客廳。進公館與見老闊，還有一段極長極長的距離。杜月笙先生縱然有幸成為黃公館屬下的一員，可是，他曾一連好幾個月，不曾見到老闊一面。

出人頭地艱辛幾許

杜月笙先生置身所在的地方，黃公館的廚房——灶披間是一座範圍很小的新天地。廚房間裏經常放置三五張飯桌。每天從早到晚，來自天南地北的黃門小夥計，小兄弟，進進出出，川流不息。有人來聽吩咐，接差使，有人來報消息，繳差覆命。但是這許多人却很少有機會能夠見到老闊，當面稟報或聽令。他們不論有什麼事，全都需

關傳話之外，更可以代老闆做主。同時也負責招待或打發各路英雄與四方人馬。通常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概由他們代為解決，事後也無須乎



本文作者上月訪美，參觀聖若望大學，受到該校副校長薛光前博士等的熱烈歡迎，圖中左起沈琪、萬墨林、薛光前、李奇茂，聖大公共關係部主任高爾門，副校長與布命蒂。

向老闆報備。這種上海大亨處理一應事務的辦法，就是由眾家老闆黃金榮，根據事實需要而創始，然後再逐步加以改進，鑄成一個定規的。這種辦法具有分層負責制的優點，而且減少了彙報核備的麻煩。事情來了隨到隨辦，可以節省不少的時間，尤其還可以保持機動性與確保機密。往往某一件事由某一個人負責，從事件之起，直到完全結束，老闆根本就不知道。但却由於居間者的忠心耿耿，絕對可以信賴，很少會出紕漏。人治與法治兼而有之，此所以黃杜張三大亨勢最盛時，手下各有成千上萬的人手。老闆照樣天天交際應酬，留連賭桌，其亂如麻的事務俱能按照常規進行不誤。如有突發事件，只要老闆一聲令下，如臂使手，如手使指，馬上就全體總動員了。

進入黃公館之初，杜月笙先生事事小心，時刻留神，他把黃公館上下的各種特殊制度，處理事務的方式，重要人物的職掌、權力，乃至他們和老闆的關係，以及脾氣，性情，一應好惡，慢慢的摸了一個一清二楚。瞭然胸中以後，還能從旁觀察，細加研判其得失利害。他小心翼翼的確守自己的本位，該說話的時候最好怎麼說，該做事的時候最好怎麼做，比任何人都先有一番盤算。即令說杜先生那時節是全神貫注，全力以赴，似乎也並不為過。就這樣花了好幾個月的功夫，偶然找到機會，露了一兩手自己的才幹，果然就博得了眾家老闆黃金榮先生的一聲稱讚：「月笙狄個小囡滿靈格」，就以這一句稱讚為起點，杜月笙先生算是在黃公館裏有了點身價，大家也就此

對他另眼看待起來。及至黃老闆把杜先生派到他的夫人桂生阿姐那邊去辦事。他早已洞知桂生阿姐是黃老闆的靈魂，黃老闆對她說一不二，百依百順。於是杜先生不但盡心盡力，而且始終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處處使桂生阿姐覺得他與眾不同。

必要的時候給桂生阿姐出主意，又大有一語驚醒夢中人之概。連閱人多矣的桂生阿姐，都確認他是一位能幹的角色，難得的人才。從而決定讓他多做一點事情。取得了桂生阿姐——老上海尊之為老正娘娘的青睞，杜先生就脫穎而出，步步高升了。因此，一般人謂杜月笙先生入黃公館後，「運道來了，連城牆都擋不住。」其實這不是運道，而是杜月笙先生的發奮努力，力爭上游。上蒼不負苦心人，終於使他嶄露頭角，出人頭地。

往後，杜月笙先生成為黃老闆的親信，知己，智囊，夥伴，進而與黃老闆金蘭結義，稱兄道弟。但是杜先生飲水思源，不忘根本。他對黃老闆始終如一，永遠都是那樣的尊敬與尊重。也正因為黃老闆對杜月笙絕對的信任。民國十六年後，當滬上三大亨各項事業都到了頹峯狀態的時候，黃老板才會把一切的一切全部交給杜先生。他正式宣告退隱，回到他早年興築的黃家花園，渡過他一生之中最優游適意的歲月。所以，世人將滬上三大亨黃杜張並肩齊列，實際上杜先生頭一個便認為，黃老闆應該列在杜張之上的。中外高明讀者明乎此，就可以獲知「眾家老闆黃金榮」一書的可讀性與重要性何如了。